



享受秋阳

◎李斌

## 漫步雒水护城河畔

◎吴光明

熬过了史上罕见的高温酷暑，终于迎来了秋高气爽、风轻云淡的好天气。一大早，我就兴致勃勃来到了雒水护城河畔，时而下到河边的大理石栈桥上，观赏两岸倒影如绘的景色，时而上得岸来，饱览一番坐落在岸边的名胜古迹，仿佛穿越在如皋悠久历史的时光隧道里。

漫步前行，一步一景，亭台楼阁，古色古香，我的思绪不知不觉追溯到了2700多年前，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河港密布、杂草丛生、野鸡成群的沼泽地，好一方游猎场所。这时，耳边隐隐传来《左传》中贾大夫遁迹至此，携妻射雒（野鸡）博得美人一笑的动听故事。后来，这里便有了“如皋港”“如皋村”以及建县时“如皋县”又名“雒水”“雒皋”的美称。

“啊，‘如皋’，你从哪里来？我越来越清楚了！”此时此刻，我不禁感慨起来。曾记得，听说如皋的发祥地就在古城西南隅的秀水港，当时我很好奇，难道“秀水港”就是曾经的“如皋港”？于是乎，进城工作不久的我前往探究，结果，这里并不见水，更不见港，所在地的人告诉我，秀水港就是贾大夫射雒的“如皋港”所在地，现在只是一条巷弄罢了。虽说未探到更多，但还是满足了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好奇。

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。如今，千年古邑如皋已在这片泽边高地上崛起一座闻名遐迩的古城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如皋就在彩旗飘飘、锣鼓喧天的喜庆声中宣布撤县

建市，此后，“江苏历史文化名城”“中国花木之乡”“中国教育之乡”“世界长寿之乡”“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”等一张又一张名片，将如皋的名字叫响了天下。

智者爱水，仁者爱山。我不是智者也不是仁者，但我却爱在青山绿水中寻找最美的风景。终于，我明白了，如皋古城的美不在沉稳的山，而在灵动的水。这灵动的水就在襟江带海、文脉悠长的“雒水”，是古城与“雒水”的融合才交织出了这世间最美的景色！堪称“华夏一绝”的古城内“外圆内方、形似古钱”的内外两道城河，碧水如镜，古迹浮水，花木倒影，两岸景色犹如两道环形画廊。那被誉为“我国江南园林建筑孤本代表”的如皋水绘园，酷似一艘航船停泊在来历不凡的洗钵池波光粼粼的碧水之上，船上的一对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，吸引了多少墨客骚人、专家学者纷至沓来，留下了无数珍贵的诗文墨宝；南依外城河、北面内城河、东贴放生池的千年定慧古刹，山门北向，飞檐翘角，蔚为壮观，“水环寺、楼包殿”的建筑特色在中华佛教建筑史上独树一帜，让多少善男信女前来顶礼膜拜；被誉为“江苏省历史文化街区”、内城河蜿蜒其中的现存东大街，石板路面，狭窄的街道两旁木橛子店铺鳞次栉比，南宋街面影子依稀可见，常有影视摄制组慕名而来取景拍摄。今年国庆，东大街国旗高悬的照片还“红”到了国外呢！还有雄踞在古盐

河水边的靖海门城楼，宋徽宗御赐过“灵威”匾额的道观灵威观，堪称“东皋一景”、矗立外城河边的文昌阁等，无不展现了雒水的魅力、深邃和神韵，揭示了雒水县邑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。

伫立内外城河环绕、一进五堂、庭院回廊的古建筑群门前，凝望门楣上“师范学堂”金字蓝底校牌和大门两旁围墙上的“中国师范学校博物馆”和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的标志牌，我不由想起了创办这所中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的近代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人沙元炳先生，还有如皋历史上开宋代理学先河、被王安石誉为“天下豪杰魁”的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，被誉为“中国戏剧理论始祖”“东方莎士比亚”的李渔，清代历任礼、兵、吏、户部四部尚书的戴联奎，现代中国科学院院士闵乃本，以及“华人神探”李昌钰等文化教育巨擘，“哦，他们就是古城文脉得以薪火相传的根基！”

我赞美古城，更赞美古城的建设者们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县里进行城建规划，县里的领导、专家、学者等决策者们明确提出了保护性建设“古城东门名胜古迹风光带”的方案，特别是近年来，不断推进“生态修复和乡愁保留工程”，才将古城的古风古韵保存了下来。假如没有他们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，没有“尊重历史、修旧如旧”的名胜古迹改造思路，哪有古城文脉的传承延续，又何谈古城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！

## 祖国之秋

◎徐玉娟

棉花的笑脸  
白净而天真，摘棉花的母亲在故乡  
俯下千年沧桑的脸庞。  
今天我种下一棵词语的小草  
向海门河吐露清香  
今天我挖掘地瓜  
就像从地球的内部寻找一首诗

的语言。  
普天之下  
都是祖国的秋天  
这些南方的橘子，那些北方的石榴  
有婴儿的睡姿  
也有蝴蝶的心思  
似乎再过几天

就可以把人类的梦想带入另一个星球  
而我留在大地上的影子  
会被一个个山楂般的红灯笼抱起来  
像鸟鸣  
独上高楼……

## 忆外婆

◎赵行专



秋天是适合怀旧和思念的。可惜这样白云如絮、晚霞如金的美好人世间，外婆却看不到了。如果外婆还陪着我，也许我的笑容还会和秋日湖水一样透亮。

穿过那条泥泞不堪的泥路，外婆徒步行走了三十里路，为了她心中的郎君。只因她听说赵家有个大儿子是秀才。她挽着乌黑的发髻，穿着蓝印花布衬衣，满怀希望。她并不知这条泥泞的路，正是她以后的人生路，而她有的只是一腔孤勇。她并不知外公有千度近视，无法荷锄戴月归，更不善应酬交际。这个家的重担在五十多年里全落在她的肩上。

在外婆反复进出医院的最后时光里，只留外公一人在家，也不会做饭，像个孩子马上要失去他的母亲，弱小而无助，看着我像外婆一样在灶头上忙碌，一直说着外婆太固执太要强，叫她不要干活她偏要干的话。那刻，我忽然有点厌恶外公，永远长不大。

外婆对自己极端节俭，衣物都穿了几十年。她最大的审美需求是过年去村里裁缝那儿做一件呢大衣。外婆走后，舅母翻遍箱子，想找好一些的衣物通过火焰捎给她，但都是破烂的。外婆走时，才第一次带上假的金耳环、假的金戒指、新呢大衣……我的眼泪止不住流出来。我可以买很多金戒指、金耳环给外婆戴了，可外婆没留给我这么多时间。

外婆在，我每个周末都回老家。看看外婆，听她说说鸡鸭牛羊的事，颇有把酒话桑麻的意趣，也会忘掉在城市立足打拼的疲惫。外婆走后，老宅被舅舅修葺一新，外婆留在老宅的生活印迹也一点点被新建筑替代了。那爬满扁豆花的竹篱笆也拆了，那种很多蔬菜的小菜园也填了，那棵挂满红灯笼的柿子树砍了。只有她拔过草的玉米秸秆矗立在田野中，风吹过，总疑心外婆又看到了我。

外婆总有使不完的劲，灶上田里，人和家禽都离不开她。我们家在村上的外交官也是她。她有养不完的鸡和羊，总是照料得毛发鲜亮。卧病在床时，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再种下黄豆，再养几头羊。她的眼泪都是为了肌肉一点点萎缩而流的。她在阳光里举起她皮包骨的胳膊，第一次在我面前绝望地哭起来：“这次真的要去了，这样的手怎么干得了活。”

外婆很富有，她用一个小箱子藏她的宝贝，里面都是她收藏的好布料和存折，还有一本竖着写满楷体字的古书。她让我隔一段时间清点一下她的存折。有次，她拿起其中一张存款单问我，你知道上面写的是多少啊。我这才惊觉她压根不认识大写数字。

外婆的一辈子都是富有的：富有得永远像小姑娘一样，告诉外公，离开你我一定能找到比你能干几百倍的男人；富有得可以任性地指使外公干各种家务活，外公仍像孩子一样不离跟前；富有得村里人在她离开的日子里周全统筹我们家族事务……

外婆，秋风起，我又想你了。